

▶ 音樂

瘋狂愛樂

用一張機票換取世界的舞台

音樂に熱狂 一枚の航空券を世界の舞台に引換える
Being Philharmonic: A Flight Ticket for a Place on the World Stage

採訪記者 | 盧筱韻 郭文萱
圖 | 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

一位來自屏東三地門排灣族的小男孩，如何站上歐洲音樂廳指揮世界知名的交響樂團？憑著對音樂的熱愛以及那發了狂的執著！現任台灣世界展望會台灣兒童合唱團音樂藝術總監的悟朗，本名柯明德，談起他在求學的歷程中遇到了許多的貴人相助，特別是這三位極為重要：一位是教他鋼琴的老師、一位是玉山神學院的德國宣教士，另一位則是當他在德國求學時默默資助他的人。悟朗也很感激上帝總是在他陷入困難時，給予了他適時的幫助。「因為這是我所熱愛的事情！」在面對生活上的困境，是那份對音樂的堅持讓悟朗排除了一切困難。

被賦予音樂狂熱的靈魂

悟朗從小就很愛唱歌，這些旋律的啟發來自阿嬤上山工作時所哼唱的歌謠，因此開啟了悟朗的音樂之門。9歲的時候，在教會看到一個小女生彈鋼琴，他發現，原來鋼琴可以發出這麼美妙動人的聲音，此時下定決心要學鋼琴。個性好強的悟朗，加上信仰的支持，使得他對於音樂這條路從沒有放棄或卻步的念頭。

國中音樂老師是悟朗學習鋼琴的啟蒙師，但由於家裡經濟困窘，家人並不支持悟朗繼續學音樂。而後同時考取玉山神學院神學系和音樂系，為實現自己的夢想而堅持選讀音樂系。在學期間所有學費跟生活費，是靠玉神提供的原住民獎學金，加上自己四處



儘管家人基於經濟因素反對悟朗學音樂，但他仍為了實現夢想而選擇玉山神學院音樂系，靠著玉神提供的原住民獎學金及四處打工，一路努力苦學，不斷地充實自己並且和自己競爭。



由悟朗指揮的《原音新交響》，集合祖韻文化樂舞團、Amis吾瓦樂團、巴奈·庫德等原住民表演團體，與台北愛樂合唱團、青年管弦樂團同台演出。（攝影：周定國）

打工賺錢，一路努力苦學而來。

位於花蓮山區的玉神距離市區很遠，儘管到台北來回需要6小時，悟朗也不辭舟車勞頓，只為了欣賞一場音樂會。在就讀玉神期間，給予自己極大的壓力，一早醒來就彈琴；別人吃中餐的時間，他也在彈琴；晚上，他還是在彈琴。因為在音樂的世界裡，悟朗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國度。別人練習1小時的鋼琴，他就要彈3小時，這樣不斷地充實自己並且和自己競爭。

悟朗自玉神畢業之後，三位老師提供他關於繼續深造音樂的建議：一位老師希望他去美國耶魯大學學音樂；悟朗在玉神就讀時的鋼琴老師，建議他去英國的皇家音樂學院；而收悟朗為乾兒子的德國宣教士認為，既然他念的是教會音樂，理應至德國深造，

因為德國的教會音樂較富盛名，也是傳統教會音樂的發揚地之一。幾經思考，悟朗覺得好像較少人去歐洲，決定前往德國留學。

一張機票 換取全世界的舞台

不顧家裡阻擋，「先去了再說！」悟朗倚靠著這樣的信念，在所有食衣住行仍屬未知的情況下，一張機票和一箱行李，隨即遠赴德國的音樂殿堂。到了德國才發現，在當地生活需要相當大量的金錢，多虧宣教士四處奔波替悟朗找到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資助者，全額供給他在德國的開銷，但條件是學成後要回台灣的原住民學校服務。

一如所有留學生都會碰到的問題——語言，對悟朗來說也是困難重重。經過德國籍的乾媽惡補後，悟朗對德文仍是一知半解，

所以在入學考試前，先到慕尼黑的語言學校就讀。在準備考試這段期間，宣教士安排悟朗住在他弟弟的家庭，位於德國南部相當偏遠的鄉下地方。悟朗相當感激這個家庭給他的溫暖及照顧，「這裡就是我第二個家」，就連德文也是那個家庭的小孩教的。悟朗還提到，來到德國最不適應的就是溫度與食物。位於高緯地區的德國，只有夏天時才能偶爾晒到陽光，其餘時間就只能裹著大衣在房子裡取暖。飲食文化也和台灣不同，德國



悟朗與台北愛樂合唱團。(攝影：周定國)

食物對悟朗來說，吃得不是很習慣。

當時報考慕尼黑大學鋼琴系的學生有幾百位，但只收2個名額，而悟朗剛好是第二個入選。準備考試之際適逢暑假，所有人都在享受假期，惟獨悟朗為了考試而在琴房埋頭苦練；正好有一位教授經過，看到他獨自練琴覺得很訝異，後來才知道原來他其實是考官之一。悟朗謙虛地表示，教授之所以會錄取他，是因為他是個很奇特的學生；但若非相當高超的琴藝，仍是無法得到教授的肯定。在德國學音樂是師徒制，師生關係相當密切。一位老師只會收一個徒弟，且此舉關係到老師的名聲，所以老師是相當嚴厲的。

起初班級氣氛相當競爭，同學間沒有太多交流，是到後來感情才慢慢變好。因為是台灣人，沒有歐洲人那樣深厚的古典音樂底子，導致悟朗相對地用功；所以悟朗是班上最高分，其他的同學還得常常向他請教問題。總是比別人花更多時間在彈鋼琴，琴房的排班表上總是少不了悟朗的名字。但不久之後，悟朗發現，在德國幾乎沒有人不會彈鋼琴，連計程車司機都會哼唱貝多芬的《月光奏鳴曲》。此時悟朗開始學習自己原本所熟悉的教會音樂，後轉念德國拜洛伊特教會音樂高等學院，攻讀指揮和風琴，幾年後取得德國最高指揮文憑。在德國受邀擔任許多知名樂團的指揮及風琴演出，受到了廣大的迴響。



古典音樂是歐洲的傳統，整個生活環境都沉浸在音樂的薰陶中。悟朗認為，台灣原住民的音樂元素其實相當豐富，可惜當時各族沒有辦法好好保存記錄，否則台灣原住民音樂在國際舞台也能占有一席之地。

富於音樂及美感的歐洲文化

由於申請德國當地獎學金，使得悟朗不必在課餘時籌措學費及生活費；相反地，悟朗利用平日省下的生活費，乘著火車遊遍歐洲各國。在擁有如此廣闊的腹地孕育出的各民族，對於文化的包容及開放性給予相當大的空間；在旅程中吸收更多不同的文化及音樂，也為悟朗的音樂表現風格增添多元的色彩。

在生活環境上，歐洲人比較注重精神上的享受，不讓生活上的便利取代環境的美感；寧願花1小時行走在蜿蜒的路上欣賞街道的景色，也不會走30分鐘的便道快速抵達目的。歐洲人認為，欣賞美麗的事物遠比便利性要來得重要許多。在德國，不管是市區或是鄉下，街道環境都相當乾淨。德國人也非常注重禮儀，舉例來說，用餐的時候，一定要等到所有的人用完餐，大家才會離席。

談到德國文化，悟朗表示在德國，音樂與環境具有高度的相容性。打開大門走在街道、路上的景色及小溪流，所見所聞如同童話故事的佈景。就像在欣賞畫展般，在耳邊縈繞的古典音樂，很自然地融入歐洲人的生活，整個環境都沉浸在音樂的薰陶中。古典音樂是歐洲的傳統，所以在那邊沒有人不會彈鋼琴。悟朗認為，台灣原住民的音樂元素其實相當豐富，可惜的是當時各族沒有辦法好好保存記錄，否則台灣原住民音樂在國際舞台也能占有一席之地。



對音樂的熱愛以及發狂似的執著，是驅使悟朗站上世界舞台的動力。（攝影：吳華芬）

受到上帝保守的音樂之路

學成回台後在新竹聖經學院擔任老師，但不久學校即關閉，而擁有如此高學歷及豐厚指揮經驗的悟朗也就跟著失業，那時曾想過要往中國發展。透過同樣任職於新竹聖經學院的鋼琴家胡與之先生，被台北市愛樂總監杜黑挖掘，擔任台北愛樂合唱團的駐團指揮不到1年，轉任台灣世界展望會台灣兒童合唱團音樂藝術總監。悟朗相信，原住民在音樂上都有一定的天賦，對於決心想走音樂但遇到困境的原住民學子們，悟朗表示：「只要你夠瘋狂、夠愛，態度夠堅持，展現你的決心跟執著，所有現實面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。」悟朗深感要先充實自己；有實力，就不怕沒有人賞識。◆